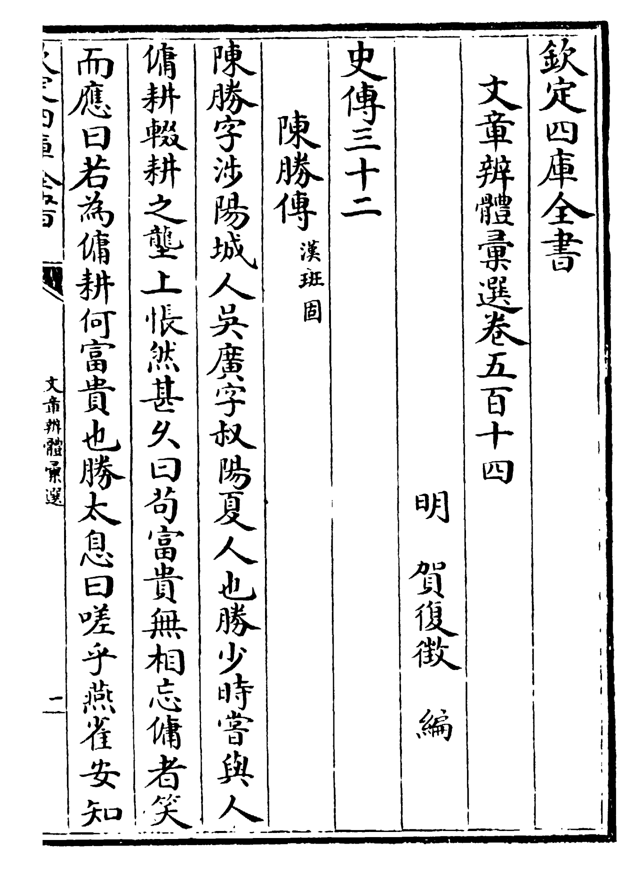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二

陳勝傳 漢班固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

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

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

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

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

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

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吴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説將兵居郯章邯别將擊破之鄧説走陳銍人五逄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逄亦走陳勝誅鄧説勝

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
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
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
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
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
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
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
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

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畨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

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家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絶

兒寛傳　班固

兒寛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

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寛為人温良有㢘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寛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寛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

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寛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寛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内史寛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寛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

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寛及議欲放古廵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寛寛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

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寛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寛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

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壊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寛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寛為之褚大笑及

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寛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
屬易之居位九歲以官卒

張安世傳 班固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
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

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

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禄勲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户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襃有德以懐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尊權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車騎將

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宫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顔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

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
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
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
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
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
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
無辜而曾孫幼孤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
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
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
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
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
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
冢户數稍減至三十户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

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

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内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

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
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朱買臣傳 班固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
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
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歳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詞帝甚説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

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

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

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
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横海將軍韓説等俱擊破
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
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
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
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
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
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

臣

朱雲傳　班固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琊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

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

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
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
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
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
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
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
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
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

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𤣥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𤣥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洩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

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五 五百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三

霍光傳 漢班固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

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托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使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

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敬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遊五柞宫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

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疎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親戚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

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
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
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葢主上官桀安及弘
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
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
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
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臣旦顧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
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
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
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
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
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

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

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寺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滛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

欲如是於古常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

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

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

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户與故所食凡二萬户賞賜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宫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虚己斂容禮

下之巳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弟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槨十五具東園温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

柩以轀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

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
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
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
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黄金塗韋絮薦輪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
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

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宫殿中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

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乃為大

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禹黙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
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
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説狂言不避忌諱
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
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
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
盡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

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
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
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
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
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
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
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
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寛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莬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

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反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宫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兾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

逆欲註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註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

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其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

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大患今論功而請賓曲
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
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
説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
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
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

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金日磾傳 班固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

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遊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竒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聞愈厚焉曰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曰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

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户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田大將軍光白封曰彈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曰彈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四

陳湯傳 漢班固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

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

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内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

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
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
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
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
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
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
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

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産烏孫不敢追西邉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歳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歳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强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

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

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
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
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
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
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
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
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

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强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

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内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

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内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惟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强漢不能臣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强漢者雖逺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

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
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
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
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
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
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

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

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

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
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
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
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
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
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
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

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甍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

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邉吏之

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甞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

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

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墩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
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埶納說多從常
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
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
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
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
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

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
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
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
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
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
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
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
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

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甝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
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
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
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
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弘農太守
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
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
在赦前後東萊郡黒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

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從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

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

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歴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邉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

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

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雋不疑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

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

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帽詣

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

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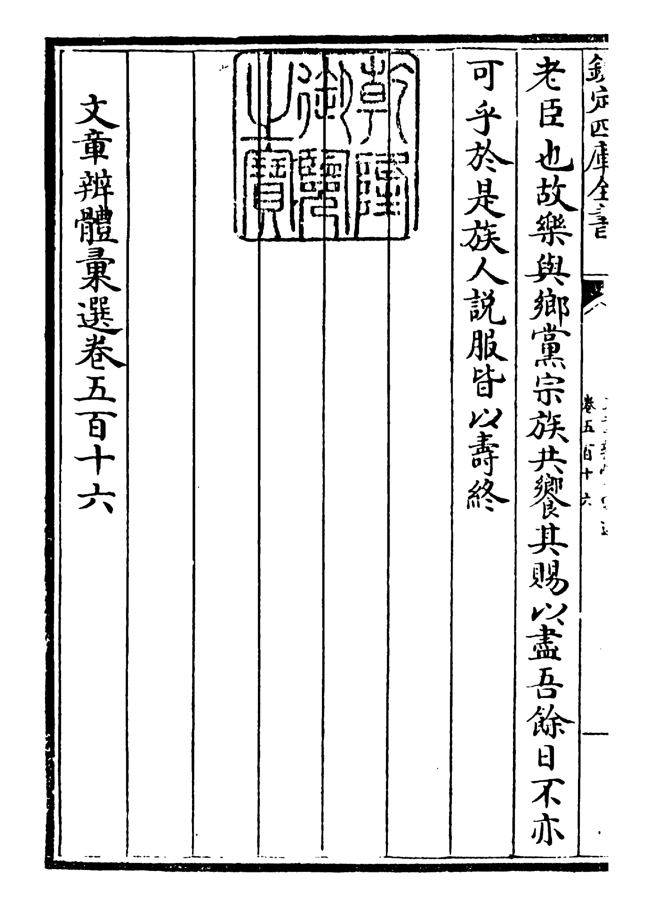
疏廣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懽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傅使其弟

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

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决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
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
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
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
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
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
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



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六